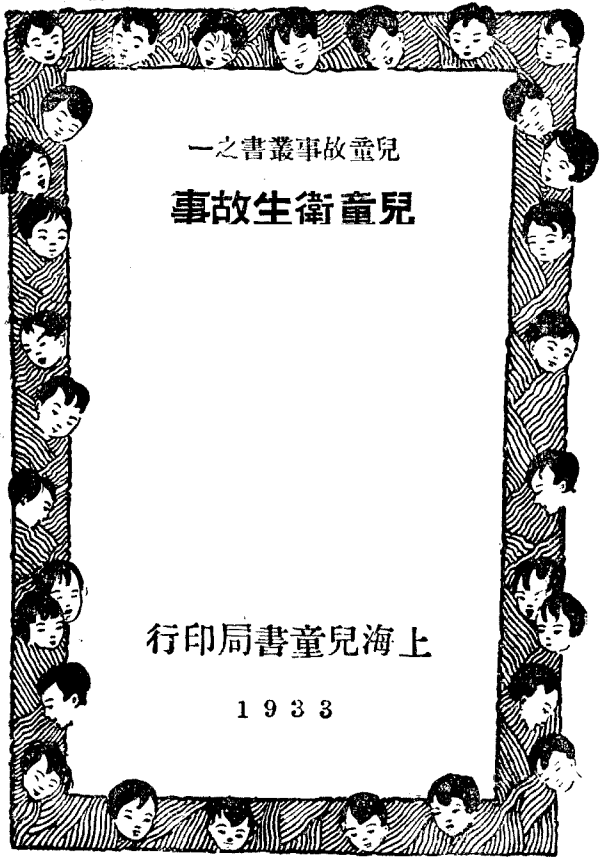


兒童衛生事故

嚴信編





一之書叢事故童兒
事故生衛童兒

行印局書童兒海上

1933

目錄

一	飯前和飯後	一
二	這是他的	九
三	新伙食賬	一四
四	不測的變故	二一
五	駝背老人	二八
六	電車上的趣劇	三六
七	野外	四二
八	黑漆冬瓜	四八
九	牙痛的苦	五四

一〇	兩次危險	六〇
一一	笑	六五
一二	爲公衆就是爲自己	七〇
一三	表弟的病	七五
一四	王家伯和王家嬭	八一
一五	清潔的小朋友萬歲	八七

飯前和飯後

「我飯前飯後一定要洗手。」現在知清把這句話記得爛熟了。

知清是一個比誰都快樂的孩子，他有很愛他的爸爸媽媽，有很愛他的哥哥姐姐，有和他同讀書同遊戲的小朋友，所以他每天過着歡樂的生活。

一天，散課後，知清和幾個最要好的朋友，到廁所裏去大便，一個不小心，手指上沾着了些屎漿，雖經草紙揩拭，但一股臭味，仍是遺留着觸鼻惡心。他很想隱瞞了起來，所以把手插在衣袋裏，不使同學們看出痕跡或嗅到臭氣。可是，這事已不能隱瞞了，上廁的時候，不止他一人，用草紙揩的時候，又不曾留意到別人的眼線。

知清向周圍看了看朋友的面色，覺得有點不好意思，便垂着頭走進教室。背後「撻撻撻」一陣腳聲，是一大羣同學跟進來。待知清走到座位時，一陣拍手大笑的聲音也來了。

「拍拍拍！」

「哈哈哈！」

「知清臭圉，知清臭圉。」

同時，幾百條眼光向他射着，他受不住譏刺和羞辱，心兒只在胸頭撲撲跳，臉上發燒，紅過耳根。他不敢把頭抬起來，更不敢用眼向別人望，他想笑，但又忍住了。

教室裏的空氣那麼緊張，知清腦中只盤旋着「不好意思」。終至因「不好意思」四字，迫得他淚珠奪眶而出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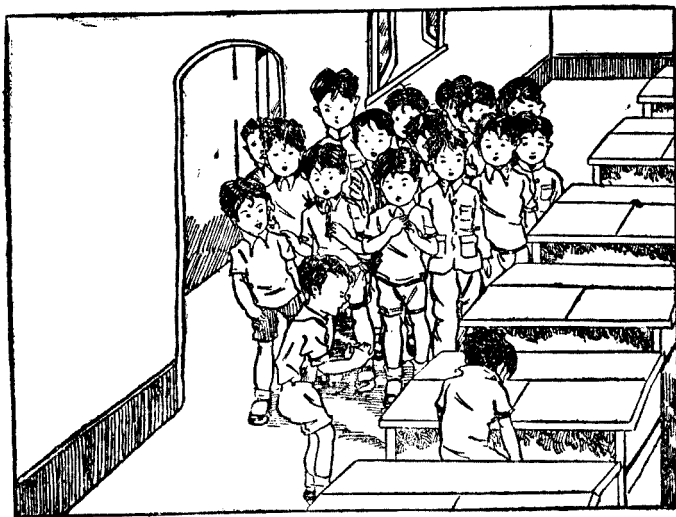
一陣哄鬧之後，級任張先生來了。

「大家喧鬧些甚麼？」

在突然靜下的空氣中，知清聽得了張先生很柔和的聲音。但是，他還不敢抬起頭來，淚珠兒揩乾了又來。

「知清，你爲甚麼哭？」

張先生的手輕輕拍上他肩膀時，知清才知道是張先生走近身邊了。他抬起頭來，張先生一面



他不敢抬頭起來。

拉了他的手，一面替他揩乾眼淚。

「知清的手上沾着了屎，大家叫他臭囤，所以他哭了。」

張先生聽了級長的報告，撇着嘴，笑向全堂說：「大家聽着，我小時也有好幾次手沾着屎。」張先生還沒說完，小朋友們已大笑起來了。

「這算不了什麼可羞的事。知清，你不要哭，小朋友們也不要笑。從今以後，我們只要留意，便畢之後，到衛生室去洗一洗手，那就乾淨了。假使在家，也只要舀些水洗一洗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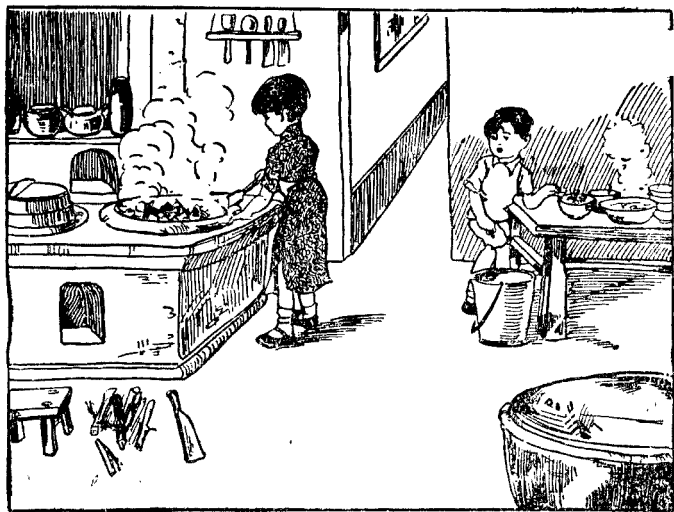
張先生說完時，知清不哭了，同學們也不笑了，他們覺得張先生的話很對的。

又是一天吧！知清從學校裏回來，他的媽媽在替他縫衣，姐姐在

煮飯。他走到廚房裏，一看桌臺上已有燒好的菜放在那裏了。他多麼歡喜啊！一碗是鮮魚，一碗是鮮蝦，這是他最愛吃的東西。他像貓兒般走上去，也不作聲，也不用箸，用指兒取了兩隻蝦就吃。

「哎喲！弟弟你又要這樣了！」

他姐姐正在煮一樣菜，見了他這種情狀，連忙放下鏟刀，走



用指兒取了兩隻蝦就吃。

過來把他搶住。

「你看你的手這樣骯髒，也不洗乾淨，就像饞嘴貓兒般吃嗎？」
姐姐的話雖很有理，但在知清是意外的打擊。他眼看自己最愛吃的東西，才上嘴便被人奪下，怎不憤怒。他想：「這種侮辱是姐姐常常給與我的，她爲甚麼不愛我呢？」他越想越氣，於是哇的哭起來了。

「你們在吵嘴嗎？」

媽媽在外面問。

「弟弟不聽我的話？又用骯髒的手取東西吃了。」

姐姐一邊煮菜，一邊回答。

「寶寶，你來！媽媽替你洗一洗手再吃。」

知清快樂了，跟了媽媽出去，舀了一盆清水，用肥皂擦了一會，就把手洗得白淨了。媽媽又拉了他的手，走到廚房裏，用筷鉗了一塊肉，三隻紅蝦，放在一隻小碗裏，再回到客堂裏坐下。

「寶寶，坐好，媽媽講故事你聽。」

知清更快樂了，一邊吃着，一邊望着媽媽的臉。

「從前有個骯髒的孩子，不聽他爸爸媽媽哥哥姐姐的話，天天把全身弄得齷齪不堪，誰也見了都不歡喜。他又是最饞嘴的孩子，一見什麼可吃的東西，便用手搶着向嘴裏送。他成了習慣，於是無論到甚麼地方常給人家看輕，可是他還不肯改過。後來，他忽然患了一種病，醫生說是吃了不清潔的食物的緣故。但是，他的媽媽等都是很注意清潔的，他怎麼會吃到不清潔的東西呢？後來大家仔細考察，知道

是因爲他常用骯髒的手取食物的緣故。他病了幾天，日不能玩，夜不能睡，好東西也不能吃。他受了這一次的大痛苦，於是覺悟了，不再用髒手取食了。就是每逢食前，他必洗了手才吃，所以他後來病也少了，爸爸媽媽哥哥姐姐更加愛他了，好東西也常常有得吃了。」

媽媽講完這段故事，知清跳起來說：

「哈！我該聽我老師和媽媽的話！」

這是他的

知清近來的態度突然變得古怪了。其實也不能說是古怪，不過和往常的皮氣有點不同罷了。他對於穿的衣服，吃的東西，以及一切食用的器皿，——尤其是每天必用的茶杯，手巾，筷，碗等，絕對不肯用別人的或經人用過的。他所用的東西，一件件都要求爸爸買全了，另外置放在一處，禁止別人亂用。因此他的媽媽姐姐覺得他是古怪起來了。

「知清，你究竟是甚麼緣故？講給媽媽聽。」

媽媽看見知清的舉動，的確很有道理，但不明白他爲了甚麼會突然改變成這種脾氣，所以只是追問。知清說：

「媽媽，這是有原因的：要知道疾病的來源，不外是直接傳染和間接傳染兩種。我們知道了疾病是傳染而來的，不能再研究牠從什麼地方什麼東西上來？譬如：我們日常接觸的衣食住行各方面的各種東西，都可以說是疾病的媒介物。這許多東西之中，猶其是我們每天必須用的茶杯，手巾，筷，碗等，最容易發生傳染的危險。」

知清說到這裏，他的媽媽聽得眼眯嘴撇了。她料不到知清能講出這篇大道理，因為十一歲的孩子，講出那成人的話，是少有聽到的。

「知清這些話誰教你的呢？」

「張先生。他是我們的級任。」

「那末你知道傳染的危險是怎樣的呢？」

「啊！可怕！例如痧眼的人用過的手巾，我們用了，痧眼的細菌

便傳染到我們的眼睛裏，赤眼也是這樣。又如患天花，白喉，猩紅熱，傷寒，霍亂，痢疾等病的人，他們用過的茶杯、筷、碗等器皿，我們用了，也要傳染到細菌的。據張先生說，有一個人，他的兩隻眼睛本來是很好的，因為他歡喜亂用別人的手巾，面盆，以致傳染了痧眼；彼來幸虧請醫生治療，天天用藥水（硫酸鋅%）或藥膏（枸橼酸銅%）洗塗，結果總算免了雙目的失明。又有一個人，他也歡喜用公共的手巾、茶杯、筷、碗等，後來傳染了疫病，結果是死了。所以亂用公共東西，是極危險的。」

「是的，你的話一點不錯。所謂病從口入，我們食用的器物，天天要接觸嘴的，所以平日格外要留心。」

「爸爸，我想我們家裏一共五個人，我們該請爸爸買五個茶杯，

五個牙刷，五條手巾，五隻面盆，我們每天，各人用自己的，不要共用。至於筷碗，我家本來是很多的，那末從今以後，各人用定一份，不可亂用，自己的東西，自己放好，你說好嗎？」

「好的。」

「我說還有點不好，——就是客人來時怎樣呢？」

姐姐走來加入了討論。

「這樣：我們再請爸爸另外買幾份備着，假使有客人來，就把備着的用。」

「贊成！贊成！」

姐姐拍手，媽媽點了點頭，但又發起疑問來：

「我說還有點不妥當，同樣的手巾，同樣的杯、碗、筷子，我們

怎能認得清呢？」

「我說這樣：我們買了東西，先分派定當，誰用的，刻上誰的名字。譬如：爸爸叫錦順，那末刻上個順字；媽媽叫雲芳，刻上個芳字；哥哥叫知真，刻上個真字；我叫知明，刻上個明字，弟弟叫知清，刻上個清字。你們說這樣好嗎？」

「對啊！對啊！我也這樣想；姐姐，我們一定請爸爸這樣做。」從此知清的家裏，實行手巾，牙刷，茶杯，筷，碗各用。他們一家，誰都仔細，認清自己的東西，並洗淨自己的東西。因此他們家裏有常聽見的兩句話是：

「這是他的。」

「傳染病在我家，是很少交情的。」

新伙食賬

哥哥在外面做生意，買了許多糖果回來，於是知清快活得小麻雀似的跳躍了。以前，每逢哥哥或爸爸買東西回來時，他必定搶着一個人要，現在不是這樣了，他見哥哥把些東西放下之後，便把每種東西分成了四份：

「媽媽一份，哥哥一份，姐姐一份，我一份。」

「啊！弟弟近來越發懂得道理了。」

哥哥見知清這樣，當然格外歡喜他，就把自己的一份，分了一半給他。

知清聽了哥哥的稱贊，又得了額外的糖果，更快活得不知什麼似

的唱起歌來了。

哥哥回家不久，接着爸爸也回家了，爸爸買了一隻鷄，一條魚，一塊肉。媽媽姐姐便從爸爸手裏接過來，拿到廚房裏去煮。

這一天，知清家裏的飯菜，比平日豐盛了幾倍，桌上排得滿滿的，幾乎筷子也放不下。知清看了一下，見是一碗鮮魚，一碗炸魚，一碗栗子雞，一碗雞雜湯，一碗塊肉，一碗肉絲。其餘



圍坐着，吃着，談着，笑着。

許多大盆小碗，小盆大碗，也叫不出名兒了。

月兒掛在樹梢，星兒在微笑，門外滿地銀光，門內燈光輝煌。他們一家五人，圍坐着，吃着，談着，笑着。

第二天早上，不料知清和他的媽媽姐姐忽然病了。知清的病勢最厲害，起初發寒熱，後來上吐下瀉。他的媽媽和姐姐也感着頭兒沉沉脹痛。只有他的爸爸和哥哥沒有病倒，大概是身體比較強健的緣故。

「這真奇怪了！」

爸爸和哥哥疑怪着。

一會兒，醫生來了。醫生替他們三人診察了一下，說是隔夜過分多吃了東西，又因夜裏感冒了些風寒。醫生開好了藥方，坐在病榻旁，又向知清的爸爸哥哥詳釋病源。

一個人，每天的食量，是有一定的。譬如：吃一碗飯的，只好吃一碗飯，倘若你因健康而食量加增，那也是漸漸而來的，不是突然增加許多的。可是有的人，往往逢到菜飯可口，就不覺額外多吃了些；這樣，健康的人還可，體力薄弱的人，就要生病。爲甚麼呢？因爲一個人的消化力是有限的，平日只能消化幾分，如果多吃了，就不能消化了。不能消化，或者消化滯緩，病就來了。再有，你不留心，着了風寒，那就病上加病了。」

「是的，貴醫士的話一點不錯，內人（稱自己的妻子）小女小兒（稱自己的兒女），想也是昨夜多吃了些菜飯，加以晚上睡覺不當心，所以受着風寒了。」

知清的爸爸聽了醫生的話，覺得很有道理，於是也把致病的原因

說了。

「是啊！食後的消化不消化，的確大有關係。我記得有幾次，因一時貪嘴多吃了些，肚子脹得很痛、後來竟大便也不通暢起來。又有一次，我吃了許多牛肉和豬肉，又吃了些雜食，竟致便閉，肛門作痛，患起痢疾來，起初是便白，後來變紅了。這想也是食積胃腸不消化的緣故吧？」



知清的爸爸，聽了醫生的話，覺得很有道理。

知清的哥哥也把自己不消化致病的經歷講了出來。

「怎麼不是？」

「那末照這樣說來。牛肉，豬肉等也是不容易消化的東西啊？」

「怎麼不是？不過，如果吃得不過分，也不妨的。還有，如果食後吃點水果，也可以幫助消化的。」

「然而普通的人家，吃不起水果怎樣呢？」

「那只要對於飲食留意就是了。」

「那末照貴醫生說起來，那幾種食物才是容易消化的呢？」

「據我所知，食菜中要算青菜，雞蛋，豆腐最容易消化了。並且這幾種東西最滋補。白菜，富葉綠素，雞蛋，富蛋白質，豆腐，也富蛋白質，這三種東西中，維他命（生活素）也最多，所以對於我們人

類最有好處。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是的，貴醫士的話一點不錯。」

醫生去了。醫生的話，病榻上的知清，和他的媽媽姐姐，也聽得很清楚了。

從那天起，知清家裏的伙食賬上，幾乎是每天寫着：

白菜二斤，

雞蛋十個，

豆腐一百文。

不測的變故

「弟弟：六點鐘了！」

這幾天早上，知清從睡夢中醒回來，必聽得他哥哥這樣叫。

這一年暑假，巧得很，知清哥哥的公司裏也休假，因為天氣幾乎熱到一百度以上的緣故。於是，知清得了哥哥長敘的機會。他倆因為離多敘少，所以格外親近。每天一同讀書，一同習字，一同遊戲，一同做工作。他倆又因為同房間，牀鋪相並，所以乘涼時講故事說笑話不算，還要睡在榻上談講。他倆談講的資料，從東海談到西山，從天南說到地北。溽暑雖苦，但他倆只有快樂。

然而，變故是誰都不能預料的。

有一夜，知清房裏的空氣，突然變得愁慘了；往常的談笑聲，現在變成了呻吟聲；往常燈光照耀着笑容滿面的孩子，如今却是病容灰臉了。知清的媽媽姐姐澈夜的看護着。

事情是這樣發生的：有一天家裏買了許多瓜果，知清因爲貪嘴多吃了些，一方面又因晚上納涼，時間過長受了寒，於是疾病來臨了。在前一二天，哥哥已發現他不康健的現象，有時吃幾頓，有時便幾次，沒有一定的時間；有時便厚，有時便薄，後來終至瀉水。哥哥幾次勸告他要留意着，但他已早見病象，來不及了。

自從知清病倒後，一家人又忙苦起來。日裏趕蒼蠅，夜來驅蚊，又要迎着醫生，再加買藥煎藥，弄得媽媽姐姐哥哥頭昏腦脹，也不適意起來。幸虧他們都曾注射過防疫針，不容易傳染着別的毛病。

爸爸，得了家信，連忙趕回來，千方百計，一星期後，才把知清調理痊癒。雖然他還是少神乏力，但慶幸的喜色，已浮上了他媽媽哥哥的臉上。

因為調養得法，二星期後，知清已很快的復元了。在乘涼的時候，他們又談起往事來。

「這真奇怪！肚子裏少吃了要餓，多吃了要脹，亂吃了又要生病。」

「怎麼不是！所以我們應該用心對付牠。」
知清的媽媽，這樣說。

「肛門也不是好惹的，要牠便不便，不要牠便偏要便，便少不好，便多也不好，便薄又不好。」

「哈哈！弟弟這話錯了！要知肛門是胃腸的奴隸，胃腸要牠便才便，胃腸不要牠便，

牠決不會便的。好比

開門關門，都是管門人的事務。肛門不

過是個被動的機關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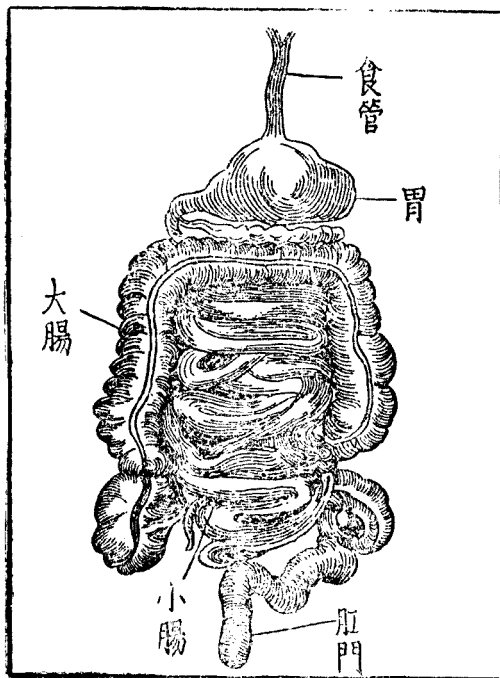
了。所以，我們不該

錯怪肛門，根本問題

還是在胃腸的消化作

用，和其他種種外感

或內侵的變化。」



肛門是胃腹的奴隸。

哥哥聽了知清第二個疑問，不覺好笑起來，就說了一番替肛門辯護的理由。

「那末便通，便閉，便多，便少，便厚，便薄，究竟是什麼原故呢？」

姐姐也忍不住發起疑問來。

「這是一說便可明瞭的，方才不是說過肛門的便全是胃腸的消化作用嗎？其他的變化，如受寒瀉薄，內炎便閉，腸壁腔積爛而便膿便血，是偶然的。不過消化與不消化，全在吃食的多少，與清雜的關係。譬如說：我們平日，不過多吃，並不亂吃雜物，更規定時間進食，食前食後，注意外感內侵，那麼自可免去種種疾病。但如果平日因貪饑或戲弄，食量不均，有時多吃，有時少吃，有時亂吃，時間也

不規定，食前食後，又是不留心，於是寒暑隨之侵入，胃腸便發生消化不良，終於大小便也沒有定時了，這就是疾病來臨的先兆。」

「真兒的話確實的，知清，你聽到哥哥的話嗎？今後該格外注意。」

媽媽又叮囑知清。

「哥哥，媽媽，那末什麼時候大便最好？」

早上六點鐘光景，因為那時正是我們起身的時候，一則便後就是盥洗，二則省却解帶退袴的麻煩。」

「的確，真兒的話不錯，如果把一生解帶退袴的時間（單指因不在起身時大便而所費去的）積起來，也很可做一件事業。知清，你聽着，每天一次，才是正常；如果每天二次以上，或者隔一天一次，都

不是好現象。」

於是知清自語着：

「每天一次，早上六點鐘，每天一次，早上……」

「哈哈！」引得大家都笑起來了。

駝背老人

「駝子，駝子！」

「什麼駝子，簡直是駱駝。」

「哈哈，……：……」

從窗口傳送進一陣說笑聲，笑聲裏帶着幾分譏諷的意味。這聲音打碎了知清安靜的心，他放下書本，踱向外面來。

「知清，快來看，多少好看的駝子！多少難看的駝子！」

知清定睛看時，見一條柳密蔭濃的河岸邊，站着男的女的，老的

小的，有直坐的，有橫躺的，同村的孩子們，約摸十幾個，擠在一堆，圍着一個老人取笑。那個老人年紀有五六十歲光景，坐在一條板

橈上，望望衆人，又合合眼睛，現出一副似笑非笑的神情。老人的鬚髮已斑白，額上皺紋又多又深，兩道目光非常和藹，身上穿着半新舊的土布短衫袴，軀體雖然不算瘦，但因爲背脊隆起的緣故，格外顯得短矮；如其叫他爬行，即使不像駱駝那麼高峯矗立，但也够使人發笑了。

「知清，我們叫他講個故事，否則叫他駱駝。」
幾個小朋友，也來勸知清加入他們一團。

「好，那末讓我再來講一則罷。」
駝背老人欣然答應了他們的要求。

「從前有五個人，一個是駝子，一個是瞎子，一個是跛子，一個是聾子，一個是啞子。有一天，他們碰在一起，各人訴說自己的苦

況。駝子，瞎子，跛子，聾子，都是口說的，啞子做手勢。駝子說：『我的背，從母胎裏出來就駝了的，小時我還不知道，到了長大時，我就感着羞恥和痛苦了。因爲非但給別人譏笑，並且自己覺得做事，行路都不便，打架更吃虧。我雖然非常怨恨，然而駝背畢竟還是駝背，所以現在我不怨天怪人了，只想揀我能做的工作做，挨過了一生算數。』



駝背老人，欣然答應了他們的要求。

瞎子說：『我是到十歲時生了眼病才瞎了的。在我的眼裏，沒有光明二字，只覺世界是黑暗的；啊！黑暗使我痛苦到死。』跛子說：『我是到十五歲才跌壞的，不曾送命還算運氣；然而我走路永遠是一仰一俯的了，不便不必說，許許多多譏笑的目光射着我，到處使我難過。』聾子說：『我也不是生出就聾了的，我聾了後只懂得母親的手勢和笑容，現在我已什麼都懂得了。我覺得聲音二字，和我是絕緣的，別人的嘴巴接在我的耳朵上，我聽不出來，這是最感痛苦的事了。』最後，啞子哇哇的做手勢，表示有口只會吃飯不會說話達意的痛苦。各人訴說完畢，大家比較下來，還是駝子比較的痛苦輕點，因此其餘四人都羨慕他，推他做領袖，叫他老大哥。』哈哈！小朋友，你們別看輕駝子，駝子做老大哥哩。

「哈哈……」

「拍拍拍……」

大笑和拍掌的聲響，充滿了空間，但知清感到的却是可憐、同情和懼怕。

「老公公，駝背究竟是可憐的；不過，駝子都是從母胎裏生出來就駝的，這是甚麼原故呢？」

知清終於忍不住發問了。

「小哥兒，你的話比較最有道理。」

一部分駝子，是胎生成的，但一部分是後來變成的。胎生的駝子，大概是在母胎裏就起了變化，所以成了畸形的狀態。那時不能怪母親的，因為母親決不會有意使胎兒駝背，而且也不能有意做到，這

是意外的。至於後來變成的，責任便在母親身上和自己身上了。因為，我們在幼小的時候，自己是一點不懂得的，吃飯、穿衣、行走、玩耍，都是母親看護的。如果因母親不盡責而受傷以致背駝；這個責任，就該母親負。可是我們駝背的人，也決不怨恨母親的，因為母親們都是赤心赤胆的愛兒女，不留意而招致意外，究不是故意的啊！至於在我們成長以後，自己會說，會吃，會走，會玩耍了，那時，如果因不小心而受傷，以致駝背，這個責任，便在我們自己身上，因為這個意外是自己招致的。然而，事後的懊悔、悔恨有甚麼用呢？凡事不能預先謹慎處置，終究會有痛苦臨頭。譬如，像我現在，去怨恨誰呢？」

「生後變成的駝背，難道都是受傷而成的嗎？」

老人覺到知清這句話，問得着實比成人還聰明。

「當然不盡是。一部分的駝背，可說是畸形姿勢的習慣，習慣成了自然，於是不可救藥了。」

「怎麼叫做習慣成自然？」

「譬如，平日坐，立，行的姿勢不正直，時常不自注意地彎腰，曲背，日子經久，成了自然，要改變也改變不來，於是就成了種種畸形的姿態。如歪頭，聳肩，彎腰，凸肚等都是，駝背不過是最容易變成的一種罷了。更有一種人，睡覺的牀中間凹陷的，或把枕頭墊得過高，日子經久，也會變成駝背的。其他如穿衣等，一不留心，也要受到些微影響。所以，小朋友，你們要姿態正直，該刻刻注意坐，立，行的姿勢，要知道好的姿勢，也會習慣成自然的。」

「老公公的話，一點不錯呀。」

知清說了之後，幾十道的目光，都射在他的臉上。

電車上的趣劇

暑假快完的時候，天氣已稍稍透秋涼。知清趁着那個僅有的機會，跟了爸爸到上海去。

知清和爸爸在電車上，車廂裏的乘客是滿滿的。而且各式各樣的人都有。坐在知清對面的，是一個非常文雅的青年，年紀約模二十多歲；青年旁邊坐着一個工人模樣的人，穿青布衫袴，兩人現着不同的氣概，所以格外引起知清注意。

兩人並坐祇五分鐘，但青年倒有幾十個白眼送給工人。因爲那工人咳吐頻繁，十分引起青年的厭惡。

各人的目的地還沒到，電車依然開開停停，客人下了一批，又上

一批，依然不曾稀鬆。不多會，兩個氣概不同的人，忽然衝突起來。

起初，工人的一口痰吐在青年的腳旁，惹得青年怒目睜睜，唇顫欲言的樣兒，可是那工人是不曾注意到的。後來，又是一陣咳嗽，一口黃沉沉的濃痰，使人見了惡心的。這時，青年眼裏更冒着火，只沒有開口，然而那工人只顧自己拭眼，揩鼻，不曾注意到。最後，爆發的炸彈來了；那工人突然地連打了幾個噴嚏，恰巧對着青年的臉，涕水直濺，青年急忙轉避，也已來不及了。於是臉上濺滿了涕沫，潔白的外衣上也濺滿了涕沫。這可忍不住了。雖然工人在水汪汪的眼裏表示歉意，可是青年已破口了：

「你眼睛瞎了嗎？」

工人聽了立刻收回了歉意的眼光，掀掀嘴吧還罵道：

「瞎了你的眼！老子打噴嚏又不是犯法的！」

「犯法是不犯法，但是你不該噴在別人的臉上啊！哼，你是什麼東西，還不認錯嗎？」

「誰叫你臉對着我，你自己不識相！」

青年益發怒了，立起身來扭住工人，工人也立起身來反抗，兩人扭成一團，叫罵不絕，頓時把車廂擾得大亂。車上的客人，有的爲青年表同情，也有怪青年不該太強硬。知清是嚇得緊倚在爸爸的身邊。站到車停，兩個巡捕上來了。

「幹麼？去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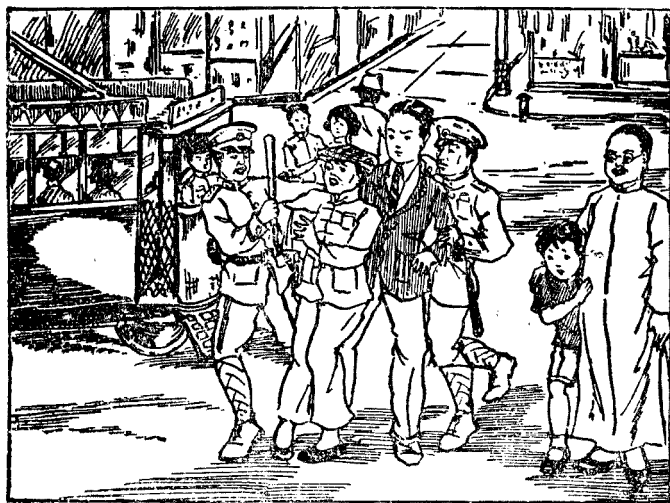
大家眼看着兩個不爭氣的同胞，給帝國主義的走狗拘去。於是一齣戲劇才算閉幕。

知清和他爸爸一路上回到寓所，心中湧着不少的感慨，但也說不出什麼；只覺剛才的情景，真像學校裏表演的趣劇，令人發笑，也令人可恨。

「爸爸，剛才那兩個人打架的事情，將怎樣解決？」

知清坐定了問他的爸爸。

「這又是巡捕房的生意經，罰款。啊！不爭氣的中國人，偏要引外國人笑。知清，你看見



兩個巡捕上來了。

嗎？電車上明明寫着禁止吐痰，可是不守公德不懂衛生的人，偏是隨處吐痰，更有亂拋果殼，紙屑及香煙頭，實在使人難堪。剛才的事，那青年固然太暴躁，但那打噴嚏的人確是太沒有公德和衛生習慣了，你想被他濺得滿臉滿胸，怎不動氣呢？

「昨天我也是在電車上，看見一個外國人，拿着一方白紙，把痰吐在紙上，摺了團着放在衣袋裏。又見一個我們本國人，打噴嚏的時候，拿出一條很白的手帕，掩着嘴巴，聲音很低，也不曾噴濺着別人，這兩人，就是所謂講究公共衛生的人了。」

我們正應該這樣時常注意。不講究公共衛生，非但有害他人，並且害自己呢？因為有了疾病，他的痰一定有微生物的，如果不留意，噴濺在別人的臉上，豈不也要傳染着嗎？而且，如果你不用手帕掩

住，噴出來的氣，帶着微生蟲，散佈空中，也是很危險的。所以，我們時刻當心，否則給人厭惡，不是仍害自己嗎？」

「那末，爸爸請你替我多買幾條手帕，因為我也想這樣實行。」

「好！」

爸爸很快的答應了。

野外

「戶外去！」

這句話近來變成了知清的習慣了。

早上，太陽還沒爬上地面的時候，一脈紅光，已把東半邊的天空，渲染得彩霞萬道。這時晨風拂拂，小鳥啾啾，真是個使人胸怡神爽的時候啊！

傍晚，淡淡的夕陽，吞着樹梢欲沉，西半邊的天空，彷彿成了一正彩緞，這時晚風吻頸，飛鴉蔽空，真是個使人身心愉快的時候啊！

近來知清，似乎陶醉在這些了。

以前，知清每天早起上學，傍晚歸家，不是拿着書畫讀看，便是

幫助媽媽姐姐做點雜事。這雖然也很快樂，但是因爲天天如此，生活少變化，所以他心裏漸漸起了說不出的氣悶。有時，他回想起老師領着遠足時的快樂，於是心兒躍躍欲向外飛似的。

離清家不多遠，就是他舅舅的家。他的表姐婉貞，表弟勤潔，和他年紀差不多，且又是同學，所以格外親愛。他的表姐表弟，是常來清家玩的。

一個星期日，清的表姐又來了。午飯後，拉了清的手要他到她家去玩。清的媽媽，本來不敢放清走較遠的地方的，現在因有婉貞同伴，所以放心了。

天空是深碧，太陽是光明，風輕輕地吹着，樹條兒在擺舞，野花兒在微笑。鳥兒飛鳴，牛羊交頸，戴笠的農夫在耕田，騎牛的牧童在

唱歌，這美景，比書畫上更美妙！

「好啊！好啊！姐姐我們慢慢兒走，我們玩一回。」

知清快活得跳起來了。

這一天，他倆在野外玩到天晚才回家，這意外的愉快永留在知清的心頭。

從此，知清每天要到野外去了，表姐表弟也是幾乎天天來伴他玩。他們在校裏，又得了級任



知清快樂得跳起來了。

張老師的指示，更每天約了同村的小朋友，清早到野外去呼吸，傍晚到野外做遊戲，於是生活的趣味，更濃厚起來。

知清的臉兒越發豐潤了，身體也越發強壯了。他的爸爸回家時看見了，十分歡喜，不覺拉了他接上幾個吻。

「爸爸，爲甚麼一個人到了野外比在家快活？」

知清見了爸爸就問。

「這是因爲環境好的緣故。我們的生活，工作和休息應該調和，不然，一定會沒精神的。譬如，你每天讀書上學，放學回家，所遊息的地方，只是學校和家庭，若常常如此這般，便要感到枯燥了。因爲感到枯燥，乏味，於是少精神了。精神少，便要影響到工作。所以，我們多休息少工作不好，多工作少休息也不好。現在，你入了美妙的

境地，得了有味的生活，怎樣不會感到特別快活呢？」

「爸爸，我覺得心胸比以前舒適得多了，身體也好像強健了，你看怎樣？」

「是的，因為你每天呼吸新鮮空氣，做快樂的遊戲，所以身體強健了。」

「那末，爸爸！我們只要天天多抽點時間出來，過着野外的生活。將來更可強健了。」

「哈哈！好孩子，這是笑話了。我剛才不是說過每天工作和休息要調和嗎？假使每天把一大半的時間去遊玩，工作便要受影響了。你們孩子，大概每天兩個鐘頭到戶外遊玩，已夠了，不必過多的。」

「那末都市裏的人怎樣呢？」

「都市裏有體育場和公園，儘可運動身體，舒暢心神。如果不上體育場和公園，至少也得出戶外去走走。若一天到晚只在屋子裏，那是要減少精神的。」

「我現在懂了。」

知清說罷，又飛也似的和小朋友們出去了。

黑漆冬瓜

有一天第一課，張老師點好名，忽然叫全級小朋友不要拿書本出來，大家按手靜坐。

大家都不響，但是都莫名其妙。幾百隻眼睛睜着，等待着張老師的新花樣。

「大家聽着！」張老師正色說。「今天我發見幾個奇怪的東西，是幾個黑漆的冬瓜，你們可曾看見嗎？」

大家你望我，我望你，非常奇怪，桌底壁角也望到，但不見什麼奇怪的東西。

「老師，這黑漆的冬瓜在那裏？」一位小朋友起來說。

「遠在天邊，近在眼前；這個奇怪的東西，天天和你們一同上課，一同玩耍，你們還沒覺察嗎？」

大家更詫異了，只是往四下裏看。

「這怪東西，是活的，動的，會吃，會玩，有耳目口鼻五官四肢，和我們不同的，只是塗了一身的黑漆。」

大家驚奇未止，一陣笑聲闐然而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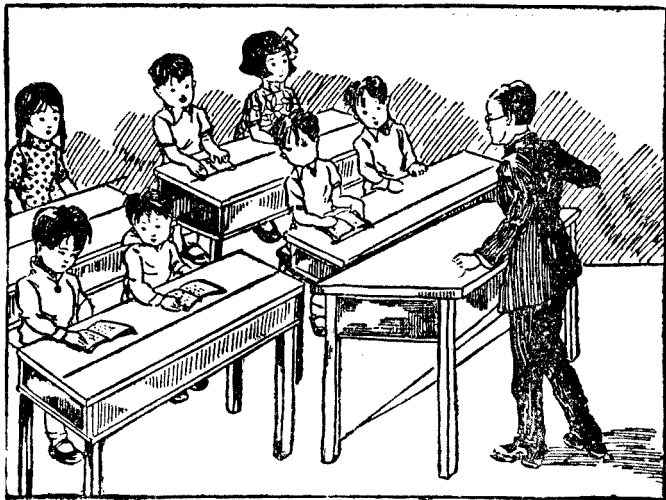
「哈哈……是這麼的。」

原來張老師指的是一個坐在前排的小朋友，他的頸項，滿是齷齪，髮下耳根，全是黑漆般的，襯着一副白嫩的臉，更覺分外顯明了。

幾陣大笑之後，張老師又指出了好幾個黑漆冬瓜般的頭頸；那幾

個被指的小朋友，都面紅耳赤。

「你們每天只揩了面，不揩
揩項頸，自然要黑白分明了。我
不是早對你們說嗎？我們要身上
清潔，不是洗了臉，淨了手，就
算了事；我們還要把頭髮、頭
頸、手指、手臂、胸、肚、腿、
膝、腳趾各部都要揩洗。現在天
氣很熱，常常流汗，積垢很多，
假使不洗澡，很容易招致疾病。
我不是故意要向你們幾個人取



幾個被指的小朋友，都面紅耳赤。

笑。實在你們的項頸太像黑漆冬瓜了。要知這樣的形色，出去還要給人家譏笑哩。」

「那末，從今天起，請他們幾位注意。」

「如果以後再察出有人不清潔，我們就報告衛生局。」

「不，我們該全體注意，誰不注意，就是誰違公約。」

接着有三位小朋友發表意見，全體一致拍手。

於是張老師在黑板上工工整整寫了兩行大字：

每星期至少要洗澡一次

不實行的不是我們的朋友

知清回家後，突地拉了媽媽要洗澡，要他姐姐擦背。他的媽媽奇

怪起來了，因為往常叫他洗澡，不是諉稱浴水太冷太熱，或竟逃避到外面去，所以今天驚奇的問了。

「怎麼你的性兒變了？誰教你的呢，還是你自己要這樣？」

「不是誰教的，我自己要這樣。我們的學校裏，今天有幾個髒孩子，項頸裏齷齪得像黑冬瓜，被張老師察出了，說得怪難為情的。後來，我們大家約定，每星期至少洗澡一次。誰不實行，便不認他是朋友。所以，我要回來洗澡，並且想天天洗，因為每星期洗一次、或者還有不清潔的地方，那麼我要受罰了啊！姐姐，你替我擦背的時候擦得乾淨點。」

「啊！你現在才明白了嗎？不過，在春秋冬各季，一星期一次夠了。」

「好爽快！」知清走出浴室欣然說，媽媽拉着他。

「你現在覺得洗澡爽快了？但以前爲甚不肯洗呢？要知道，我們常常洗澡，不但身子爽快，精神充足，心裏也會增加愉快，疾病也會減少哪！」

「啊！爽快！」知清說着，就脫了媽媽的手，去做遊戲了。



“好爽快”

牙痛的苦

知清已經三天不上學了。起初是坐着呻吟，後來睡倒了。

那天還沒到兩點鐘，知清捧着下巴回家，一路唷唷叫痛，踏進門

時，媽媽姐姐都吃了一驚。

「爲甚這個樣兒？」

媽媽急急問，姐姐也連忙走過來扶住他。

「啊唷……唷！牙齒痛！」

媽媽姐姐聽到這裏，心頭寬了不少。姐姐急忙去舀清水，給他嗽口，媽媽拿了椅子給他坐。

一夜的呻吟，增加了媽媽擔憂的心。天方發亮就差人請了一個外

科醫生來。那醫生祇有開膿出血的本領，療牙是根本外行的，所以把止痛的藥粉稍稍放在知清口內的痛處，就不負責任的去了。於是過了半天，知清感覺疼痛起來，而且痛得更加厲害，致面孔失色，身子發熱。本來擔憂的媽媽更加擔憂起來了。

第三天，知清依然疼痛叫哭，姐姐各處奔走，但聽說善於療牙的醫生！本地是幾乎沒有的。媽媽在無法可想之中，把本村的老婆子口傳的土法，試驗了幾次，也是無效。

傍晚，知清的爸爸回家，看見了這種情形，也着急起來。後來尋思了一會，才差人到遠離本村四五十里路的縣城，請一個專門療牙的醫生來。

第四天九點鐘時，牙醫生趕來了。把知清的嘴撬開了細細察看，

再灌入少許藥水，叫知清吐出了
一口膿液。等一會，上了麻藥，
用着手術，把一個已經蛀了的
白齒拔了出來，又叫知清嗽了嗽
口，於是痛漸漸止了。

「這是因爲牙齒被蛀，齧肉
腐爛的緣故。要知道牙齒的質
地，共分三層：外層叫珐瑯質，
中層叫石灰質，裏層是牙髓。如
果我們平日不注意口腔的清潔，
生了蛀牙的微生物，就要發生牙



把一個已經蛀了的白齒，拔了出來。

蛀。起初是蛀壞外層，細菌進入中層，再進入裏層，等到牙髓被蛀，就疼痛難熬了，甚至要喪命。可怕啊！因牙患膿血症而死的多着呢！」

牙醫生滔滔講說病理時，知清和他媽媽姐姐凝神靜聽。爸爸點首說：

「是的，我從前也患過幾次牙病，痛的要命，後來請牙醫生拔了牙才好的。啊，患牙症的人聽說各處都有，這也是一個可怕的病症。

「怎樣不是，據統計，我們中國人有百分之七八十患着牙症呢；尤其是都市地方的人，更比鄉村多，大概因為飲食過雜的緣故。我已說過，牙症發源於口腔不清潔，所以多吃甜食，不刷牙齒，或是多吃酸辣之類的東西，都會使牙齒生蛀蟲的。有的混用他人的牙刷，也有傳染的可能。所以，我們做家長或教師的人，應該注意孩子們的飲食

品，並督促他們養成刷牙，嗽口的習慣。」

「是的，貴醫生的話非常有理，小兒這病症，就是平日不注意口腔清潔和亂吃糖果的結果。」

「以後該叫他格外注意。」

「是的。——知清，醫生的話聽到了嗎？」

知清點點頭。

「那末，爸爸，我這牙齒拔了以後，永遠不會痛了嗎？」
牙醫生走了之後，知清問他的爸爸。

「沒有的事，這一次不過暫時不痛罷了，根本的問題，還是在你自己。如果你今後不注意口腔的清潔，不刷牙齒，常吃糖食，那仍舊要腐蛀發痛的。」

「啊！爸爸，我痛夠了，我今後會天天嗽口，刷牙，我也不再買糖食吃了。」

兩次危險

最近半月來，知清肯開窗睡覺，媽媽姐姐說他胆大了。

在以前，每晚睡覺的時候，他總不敢獨自先睡。或和媽媽姐姐同睡，或吵着媽媽或姐姐一同睡。就是睡了，也不肯把燈火熄滅。冷天他蒙着被全身縮在被窩中，所以時常多夢魘。熱天，他也不肯打開窗子，因為怕窗外的黑暗。

有一個冬天的晚上，知清的爸爸媽媽等聚在一個房間裏，燒着一爐火，大家圍烘着。後來各人去睡了，但爐裏的煤球還是熊熊燃着。半夜裏，爸爸走起來，發見知清的面色變得異常灰白，眼睛泛着、嘴唇灰白得可怕。爸爸驚叫了起來，於是媽媽姐姐都驚醒了，大家圍着

知清看。媽媽嚇得淚珠簌簌落下，爸爸說不要慌，這是中煤氣毒，於是急急打開了窗子，又拿蘿蔔之類涼解的東西給知清吃。直到天亮，才把知清救好。

「這是窗戶緊閉，空氣不流通，煤氣吸入氣管而中毒的緣故。所以我們雖不發生知清般的危險，可是也感着幾分不舒適呢。」

知清復了神，聽着爸爸的



直到天亮，才把知清救好。

話，點點頭。這時一家人雖恢復了喜悅的面色，可是危險的恐怖永永刻在心上的，猶其是知清。

第二年的夏天，一個晚上，知清乘涼已久，倦了，於是拉着姐姐進房去睡。姐姐本想打開窗子，透些涼氣進來，可是因為知清反對，只好關着。那知到半夜裏，知清忽然噁噁的呻吟起來，把姐姐從夢中驚醒。姐姐一看他的神色，知道是發痧，便急忙叫醒媽媽，一同起來救治。她們仗着過去的經驗，先打開窗子，又把帳子吊起，再用溫水沖了十滴藥水給知清喝。後來，又用土法替知清的背，胸，頸，肚，臂各部刮得紫紅。兩小時之後，方才痧退神清，但人已疲乏不堪了。

「這時因為不開窗子，空氣不流通，才致發痧的。」

知清聽媽媽這樣說，點了點

頭。

「記得嗎？去年冬裏沒有開窗，你忽然煤氣中毒，幾乎令人嚇死。」

姐姐也警戒似的對知清說。

「我們的房間，祇有兩扇窗子，平常開着，還嫌悶得難過。若緊閉不開，空氣一些不流通，悶熱的不能換進清涼的，自然要生毛病了。所以，講究衛生的



把知清的背，胸，頸，肚，臂各部刮得紫紅。

人，除了冬天過分寒冷，或是風吹雨打之外，夜間常是開窗睡覺的。
| 知清，你吃過了幾次苦頭，想改好嗎？ |

「媽媽，如今我已十分明白了，可是，我總害怕那黑夜呢！」
「啊！孩子，這是你太怯弱了。胆小胆大，也可說是習慣。譬如走夜路，如果你走慣了，到後來也會不嚇的。開着窗子睡覺，起初當然不免有點害怕。但習慣成自然了，那就不會害怕了。」

「是的，媽媽，我從今夜起，就試試看。」

果然，半月之後，| 知清一點不害怕了，而且感覺着十分適意。

如今，我們的小朋友知清，幾乎每夜要打開窗子睡覺。姐姐問他怕不怕的時候，他響亮地答道：「怕甚麼！」

笑

「哈哈——哈哈！」

「笑吧！我們來盡情地歡笑；一日三大笑，比吃補藥還好。」

「氣，滾開去！笑，請過來！」

「我們歡迎笑，笑是我們的好友。我們拒絕氣，氣是我們的敵人。」

一片高亢歡樂的歌聲，充滿着田野，引得不少的農人撐鋤側耳，歇担傾聽。各村的孩子們也好奇地奔集攏來，探尋究竟。

這一天是雙十節，遠處的市鎮，以及村間的學校，都招展着美麗可愛的國旗。一大羣小朋友，隊伍整齊地在迂曲的路上行走。每個孩

子都是精神抖擻，笑容滿面，歌聲嘹亮，領導的一個，就是我們清潔的小朋友知清。

他們走到一處廣大平坦碧草萋萋的荒地上，知清一聲號令，大家散了隊，坐的坐，玩的玩，真像一羣快樂的綿羊。

「我們也來開一個會吧。」

「討論些什麼呢？」

「我想，把張老師教會我們的歌兒，大家研究一下。」

知清提出了這意見，接着一陣掌聲，於是大家立刻攏成了一圍坐着，並公推知清做臨時主席。

「哈哈，是一種什麼笑！」

「當然是大笑，不信，笑你看——哈……哈……哈……」

一個小朋友笑倒了，大家也幾乎笑倒。

「那末，大笑好呢，微笑好？」

「我說大笑不好，你不曾聽見說書的說，笑死程咬金，笑死牛鼻嗎？」

「我說氣死的人多，翻一翻歷史，數也數不清呢。」

「不是的，那因笑丟命的事情，是令人發笑的笑話罷了。要



“那末大笑好呢？微笑好？”

知笑是不能強做的，自然而然的，如果是強笑，那是冷笑一類的無真情的笑罷了。俗語所謂皮笑肉不笑，那種笑對於我們無益的。」

「那末自然的笑怎麼來的呢？」

「這是因心裏喜悅而來的。喜悅生自正當的娛樂，所以我們應該每天去找快樂，如果有煩惱的氣悶，便要去找娛樂。等到一切氣惱消失了，笑也自會隨之而來了。」

「那末笑對於我們有甚麼好處呢？」

「簡單說：增精神，助消化，多興趣。」

「主席，還請各位小朋友講得明白點。」

主席遞了個眼色，那位小朋友就滔滔地說了：

「無論是微笑大笑，只要是自然的，真情的，都是好的。笑會把

一切的氣悶煩惱驅除，於是作事有精神，生活有興趣，事業也容易成功了。並且，笑能促進血液的循環作用，俗語所謂笑開胃，就是指幫助消化食物而言，結果，身體康健，幸福增進。」

「很對，很對，我也來講一些經驗：記得我初進學校的時候，人地生疏，時常氣，時常哭，所以讀書，寫字，都覺得沒興趣。終至，食量一天天減少，精神一天天疲乏。後來，不是這樣了，就是現在吧。人地熟悉了，天天找快樂，於是對於功課，格外起勁；一切事情，很感興趣，因此身心爽快，精神充足。我的媽媽，說我胃口和食量很好呢。」

最後，知清說：「氣是我們的敵人，笑是我們的好友。」於是歡樂的歌聲，又在田野間悠揚了。

爲公衆就是爲自己

張老師和全校的小朋友討論之下，把自治組織中「衛生局」的職員，臨時分成兩隊：一隊是「宣傳隊」，一隊是「清潔隊」。由知清領導，大家拿了需用的工具，一齊去做不尙空談的工作。

——今天是清潔運動日！

——注意清潔，才能保持健康！

——一切不清潔的東西，都是我們的敵人！

這些標語和傳單，紛紛張貼在各村要道的牆壁上，以及遠近市鎮的街道口。空氣非常緊張，有老年人架上了眼鏡看，也有婦人們奔馳打聽，孩子們們只是好奇的觀看，清潔隊的小朋友從事工作。

一日之間，在校周五里的區域內，頃刻換了一個新面目。

各處的大路要道，沒有飛蠅羣集的垃圾堆了。

村前街後的陰溝，沒有生子子的污漿了。

屋旁橋邊，沒有刺脚流血的釘尖或碗片磚屑了。

公廁私坑，沒有座上堆糞，板上積垢，使人觸鼻的壞現象了。



頃刻換了一個新面目。

樹下籬腳，沒有藏毒納穢的蓬草了。

在某鎮的一條街上，一月茶館門前，知清站在高檯上演說。

「諸位，我們大家都知道，現在中國受帝國主義的侵略壓迫，不能振作起來；但是，我們的不注意衛生，以致大多數同胞不健康，也是振作不起的一個大原因。我們想：我們要注意，若沒有強壯的身體，健全的精神，怎麼能夠去抵抗帝國主義？並且，我們常被外國人譏爲『東亞病夫』，這是多麼可恥啊！所以，我們要救國，先要強壯自己的身體。先要注意衛生。

「講到衛生，我們可以分兩方面說：

「第一，是個人衛生。就是對於自己的衣、食、住、行、休息、運動、娛樂等都要注意清潔。

「第二，是公衆衛生。就是對於我們周圍的環境，須用共同的力量，去使其清潔。

「現在，大多數的同胞，都有一種可恥的自私心，以爲衛生這件事，顧了自己已夠了，俗語說：『各人自掃門前雪，莫管他家瓦上霜』。這句話，形容盡了我們中國人的卑劣和自私。我們該覺悟，個人衛生固然十分要緊，公衆衛生更絕對不可忽視，如果你只注意個人，忽略公衆，那結果就一點無效。明白點說：譬如你自己因注意衛生而健康，但你怎能絕不受到外界的傳染呢？

「所以，諸位，我們用十萬分的至誠奉告你們，顧全了自己，還要顧全公衆！這兩方面都能兼顧，便是最好的人，最值得我們敬佩尊重的人。

「至於個人方面的衛生，我想諸位年紀比我長，知識比我富，所以在此不再多說。關於公衆方面的，不妨再來說一說：

「公衆衛生，範圍很廣，如路上的垃圾，溝渠的污水，地上的尖刺碎屑，各處的蓬草，坑廁的設備，以及一切有關公共的所在，都是我們該注意而須切實去做到清潔的。」

「最後，請諸位記牢一句話，爲公衆就是爲自己。」

「爲公衆就是爲自己，」這句話說到末了，拍拍的掌聲也起來了。

這一天，「爲公衆就是爲自己」七個字，就深印在每個人腦中。

表弟的病

不知從什麼地方，帶來了一個可怕的消息，說知清的表弟自澄快要死了。於是剛從學校放午學回家的知清，大大吃了一驚，心中起了不可名狀的難過。他想像着表弟闔眼斷氣的情狀，姨母抱頭痛哭的樣兒，表姐瑩珠撫胸噎氣的悲傷，不覺淚如破閘，終至放聲號哭了。

知清和他的母親姐姐，於是飯也不吃，趕向姨母家去。

他們趕到了，見表弟灰白無力的眼睛，微微睜着，嘴唇頻頻顫動，似欲開口招呼的樣兒。這時知清雖不免懷着不少的憂戚，但已不像方才那麼的悲傷了。

「什麼病？這樣急促的！」

「我們也在奇怪，昨天好端端的從他舅舅家回來，忽地就喊頭痛，接着就是寒熱，半夜以後，全體燒得火燙般的，舌焦眼紅，幾至……」

姨母指着表弟回答知清的母親，但又忍不住哭了。

病榻前每個人的眼睛，都嵌着兩顆晶瑩的明珠。

「他到舅舅家去幹什麼？」



「什麼病，這麼急促的。」

知清問。

「爲的舅舅有病，而且很重，母親說舅舅非常疼愛我們的，該去探望探望，爸爸又寄回來些東西，叫我們順便送去。我是早一天去，澄弟是昨天去的。我們本向校中請假二天，看見舅舅的氣色好，所以我們便回來了。誰知道了家，他便這麼的發起病來，幾乎嚇死人。」

表姊把原由說了，知清側着頭不作聲，只在腦裏盤思着。

「醫生請過嗎？」

「怎麼不請！一天亮就來的。」

「醫生說是甚麼病呢？」

「急性傷寒。」

「真奇怪，澄弟的身體是很好的，我們在校在家也都注意衛

生，又不曾見過他有起病的先兆。」

「我也這麼想，我們今夏乘涼睡眠，都十分當心，就是媽媽也很替我們留意，唉，怎麼會患起傷寒症來！」

知清近來担任着學校裏衛生局的職務，他受過教師和醫士的訓練，所以對於醫學常識，他也懂得些。

「恐怕是傳染吧？」知清深長尋思的結果，想出了這條路。而且，由姨母表姐口氣中，更可證明是傳染的。

「是不是從舅舅處傳染來的？」知清躊躇了半響說道。

「有點像，至少有幾分之幾。」表姐說。

「唔！對啦！我好像聽得舅舅也是患的重傷寒症。不過，傷寒又不像霍亂瘧疾之類，咳，怎麼也會傳染呢？」姨母說。

「怎麼不會？傷寒也是一種傳染病，澄弟去探看舅舅，想是接近過了病人，或者接觸了病人用過的器物。」

「是的，清兒的話不錯，我懊悔叫他去探病。」

姨母聽了知清的話，不覺懊悔起來。

「那末不探又怎樣，這是人情啊！難道至親骨肉也因傳染就不去探看嗎？啊！這真是個難問題。」

知清的母親，也覺得兩難。

「不的，媽媽，這也不是難題。姨母，你別懊悔，講到人情，我們當要顧到。不過，我們只要自己留意，對於患傳染病的人，能避免接觸最好；否則，也要注意：

一，和病人講話，不要口鼻相對，以免氣息噴射。

二，病人的床褥，最好不接觸，否則當消毒。

三，病人用的器皿，筷，匙等物，絕對不可用，更要消毒。

四，病人吃剩的糕，餅等食物，絕對不可吃。

五，病人居住房間，最好不進去，否則過後到空曠處呼吸換氣。

六，自量抵抗力薄弱，絕對不要去探病。

以上幾個問題，若能注意周到，那就不致發生危險了。

「是的，清兒的話着實有理。」

「所以姨母，媽媽，姐姐，我們以後該注意，如果昧然不顧，就是在迎接病魔。」

三天之後，知清的表弟自澄，因調理得法，已轉危爲安了。從此，「探病是迎接病魔」的一句話，常掛在各人的嘴上。

王家伯和王家嬭

「無醫無藥聽死，有醫有藥也死。」

很有些常識，很熟悉世故的王家伯，近來也逢人便說這句怨話。

王家伯是知清的鄰人，小時也曾讀過幾年書，村人都說他是個最懂世故的人；他的話，句句切情入理，從來沒說過天差地遠的話。可是近來却反常了，那種怨尤悲恨的口氣，真令人聽了詫異不止。

原因是這樣的：有一天，王家伯的獨子壽昌，從學校裏回家，便接着額喊頭痛；入夜，病倒了。王家嬭是吃素念佛的，眼兒疼愛的兒子突然發病，急得汗珠在額上鼻上淌出，於是馬上燒香點燭，向宅神竈君跪拜。結果，胡亂地求得了什麼叫「仙方」的，——香灰蓬葉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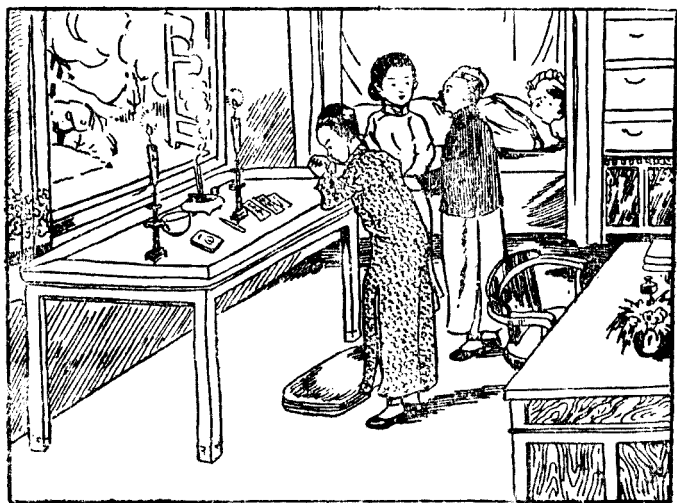
類——和着河水煮沸了，便叫壽昌喝。誰知「仙方」下肚，病勢更增，王家嬌再哭泣求神，亦絲毫無用。王家伯明知這種把戲是無用的，但眼見心愛的兒子危險，也只得任妻子去擺佈。

天明，醫生來了，是個老先生；按脉的指頭，真像細葱；察看舌苔時，戴上了一幅老光眼鏡，還要湊近病人的臉額。這老先生雖未經考試登記，僅是藥店的學徒出身，但百病能手，却是地方上有口皆碑的。他是王家伯最信仰的一個，王家伯所以極端說新醫不好，也是爲此。

「高熱，腰痛，腹陷，是邪熱之症，清解則涼退。」
老醫生把病理說畢，開下一張方紙，便取了酬去了。

那知壽昌服藥後，病勢又加重了，有時牙關緊閉，有時昏睡嚙

語。王家嬖說是鬼祟，該請巫人驅邪。於是王家伯信仰老醫生的心，也降落了一大半。沒法又請了不少的醫生。於是，王家的空氣，嘈雜異常，念咒燒符的，說寒說熱說邪的，醫巫交治，把一個好好的王壽昌，反弄得昏迷欲絕。末了從遠處請來了一位比較有些研究的醫生，診斷他是「流行性脊髓膜炎」，但因藥物亂吃，調理失當，已病至末期，不



王家嬖說是鬼祟，該請巫人驅邪。

及救治了。

第二天傍晚，王壽昌終於不顧他爸媽的疼愛，而去世了。於是王家夫婦，哭得死去活來，幾成瘋狂。「無醫無藥聽死，有醫有藥也死，」這真是怨氣沖天的話呀。

這天是星期日，知清的爸爸回家，聽得王家伯新喪獨子，便叫知清去請了過來，想藉閒談來舒解他的悲痛。

「清兒好！……」

王家伯一見長得健全結實的知清，便想起了自己的壽昌，於是淚如斷珠的落下來了。

「老兄你莫要悲傷，人死不能復活，譬如沒生他好了。不過，老兄我也要說你的不是，像你這樣很懂世故的人，爲什麼也會迷信起

來。你想，腦膜炎是一種最危急的病症，怎麼交托在那些庸醫女巫輩的手裏呢？要知藥物亂投，不究病因，是最危險的事。」

「是的，爸爸，據我看來，王家哥的死，可說全送終在迷信，盲從，糊塗上。燒香點燭，求神拜佛，失了主意，倒把怎樣治病忘掉了。仙方，驅符，反吃壞了病人。聽庸醫胡說，是弄壞了病人。要知調治病人，第一，須鎮靜。第二，拒絕一切的迷信把戲。第三，趕緊請有研究有經驗的醫生，第四，藥物不可亂投，只須細心調理。第五，未經醫生許可，不使病人瞎吃東西。不然，白白送了生命，只是冤枉懊悔，是無用的。——王家伯，你說是嗎？」

王家伯不則聲，只是流淚，看他於悲傷中帶着幾分愧色。知清的爸爸只是點頭。

「老兄，莫悲！現在我們的話，太使你難過了，我們還是談談別的事罷。」

知清的爸爸安慰了幾句，便起身拉了王家伯出門遊散。但是「迷信」「盲從」「糊塗」幾個字，在他腦中連結了，織成一個「慚愧」。

清潔的小朋友萬歲

——我看別人的好榜樣也能做別人的好榜樣——

天空明淨，空氣清新，國旗在校門前招展，紙帶在演臺上飄舞，人頭鑽動，樂聲洋洋，充滿了一片歡樂的景象。原來這天知清的學校裏，開衛生成績展覽會，聯帶着遊藝表演。

「諸位，我們要知道，健康就是我們的生命，沒有了健康，就是沒有了生命。健康是由衛生而增進的，不注意衛生，原來的健康非但保不住，並且還要走向疾病的路上去。呀，那條路是死路呀。所以，我們要延長壽命，就得保持健康，就得注意衛生和運動。」

當主席報告的時候，校長先生便說了這麼一段精彩的話。

「諸位來賓，諸位小朋友，我們近年來對於健康，衛生，運動等，都很切實的做過。衛生局下清潔隊，救護隊，宣傳隊等組織。課外運動的練習，以及公共衛生運動的實行，都是我們過去的工作。但我們不敢自滿，還要請諸位盡量批評和指導。今後我們，更當努力，但願諸位給以同情和幫助，大家走向健康之路，那麼幸福無量哩。」

在幾幕戲劇表演之後，教務主任張先生也說了這麼一段話。

「諸位來賓，諸位家屬，諸位小朋友，我今天代表全校小朋友向諸位道謝，並請諸位請教。我們是年幼識淺的一羣，力量非常薄弱，所以要請諸位和我們一同實行。因為這是有關公衆福利的，我們要學中山先生大無畏的精神，和困難奮鬥。舉個例說：像我，在初進學校的當兒，因為不懂衛生的緣故，身體弱而多病，精神不振，以致各種

功課，受了很大的影響。後來，受了父母師長的指導，同學們的勗勵，漸漸走上了正軌，所以身體、漸漸健康了，精神也充足了，功課也進步了。所以，諸位如果也能像我這樣的去做，健康的快樂，也就會得到的。我們牢記着兩句話吧：看了好榜樣，自己也成了好榜樣。」

知清說畢，頃刻掌聲雷動，萬目齊射。



知清說畢，頃刻掌聲雷動。

「給獎狀！」司儀員高聲的唱。

「學生張知清，平日對於健康事業，努力不懈，堅苦卓絕，堪作模範。本人身體精神亦鍛鍊強壯，尤爲可嘉。在校數年，衛生運動等成績，最爲卓越。特給獎狀，以資鼓勵！」

校長讀罷獎狀，全場空氣熱烈，只聽得高喊着：

「清潔的小朋友萬歲！」



大洋二角五分